

呂氏春秋  
第三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

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

勝其敵則多怨小

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

也

故賢主於安思危

安不忘危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

喪也

得有失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周書周文公所

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求無厭足為貪

天下顛恐而患之

顛驚也

言者不同紛紛



獼字似勝猶漢書  
叙傳言獼秦後書  
段類傳言獼敵

高注殊未合因學記前  
二亦非之某管子經重  
甲華女華者某之所愛  
韓子難四禁索嶠山之  
女楚祠天問某伐某山  
何所得妹嬉何肆湯何  
極蒙山即嶠山也占伊尹  
交二語今本紀年注無  
之此據御覽見一百廿五

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干辛任威凌轢諸侯

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

服羣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

行者非而反善也○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

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

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

是獼之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

湯令伊尹為問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

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即此

意是明明以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

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

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

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

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

琰不但為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

詩也詩志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

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

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

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



虞素云中庸鄭注衣袂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曾孫殪成殷是原語非武成

此古禮樂記史本紀世家俱言武王封杞非也夫戴禮少聞恭成湯放移夏桀遷如姓于杞又遷張武於宋成湯革夏而封杞也漢留侯傳鄭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蓋武王因其舊封季命之嗣故漢書梅

福傳言錫封于杞也

商容注子離謂弟及淮南主術注全高氏之謀也商容殷末人而老氏並孔子時安得師之蓋因淮南謬稱刊老子學商容一語而誤攷文子上德曰老子學于常棣即淮南之商容聲相近也古有容成氏淮南本征注既誤為黃帝時造歷之容成莊子則陽釋文又誤為老子師何不檢勅如是管子小匡篇商容處宋則別一岡姓名者

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商不變肆安其親鄣如夏鄣讀如衣

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此之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

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

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

未下饜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

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冶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

如注病之注則知封帝堯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犁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藪黎與藪聲

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饜命封夏后之後

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

問眾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

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武王於是復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云已責責

古債字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注非也

子避亂佯狂而犇故清淨其宮以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

師也故表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三日之內

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

社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賞之二十五家為社也

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釋史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

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



華山乃陽華山在今陝西  
商州南縣東北非太華也  
嶽也周百詩尚書古文疏  
證卷六下詳之甚明

經傳但言魯鼓未  
有言及旗甲兵者  
惟史封禪書漢  
郊祀志有魯鼓  
旗語

虞素云老子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  
子語義所本說范策  
謀云江河之溢不過三  
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又本此文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  
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舊本作牛弗服今  
亦從釋史增復字  
鼓以進眾旗軍械也熊  
虎為旗甲鎧兵  
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

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  
若汝一虜  
之藏

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  
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  
○新序  
雜事二

甚作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  
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

終吉  
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  
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舊校云愬一作遡字讀  
如號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為二虜哉注非是  
趙襄子

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  
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  
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  
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  
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  
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  
南道應訓作九人終人  
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

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  
○列子  
今君有憂色何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  
長不過三日  
三日則  
消也  
飄風暴雨日中不

須臾  
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  
作焱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  
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  
雨下有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  
今趙氏

之德行無所於積  
言無積  
德積行  
一朝而兩城下  
其及我乎  
傳

知懼如此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昌盛也○案孔子卒  
斯不亾矣  
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

賞篇  
同誤  
持之其難者也  
持猶  
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

持之其難者也  
持猶  
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



舉國門之勁列子說符淮南王術道應皆有此文

孫頤谷云加字列子淮南並作知據此注亦當作知

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也

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

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可力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挾墨子為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可力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

攻之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

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

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善持勝者以術疆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

兼並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

去小忠則大忠不至

至猶成也

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

小忠

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鄆

陵荆師敗龔王傷

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

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節邪二

苑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

醕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酒

○韓非作嘻

退酒也豎陽

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

○說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

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

於口以醉

絕止也

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

○飾邪篇作而謀事

使召

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

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

子反也皆其心以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獻公

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

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櫪君

奚患焉患猶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

庭中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

與馬而欲許之濫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

相依憑得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案左傳脣齒寒之

以近喻也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

並作竭疑皆夫虢之不亾也恃虞虞之不亾也亦恃虢也

若假之道則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

公弗聽而假之道苟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苟息

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

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



欲攻之而無道也

瓜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曾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瓜繇本作夙何呢

瞻云當作瓜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去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去由說文繫傳口部去云呂氏春秋有去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

遺之瓜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

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我

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瓜繇之臣也○我胡下

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

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瓜繇智伯滅之○韓非作

七日史正義引韓作九

矣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瓜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

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

有楚高氏因本文五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

也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

掘若壘剗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觸子

苦之病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

○舊校云卒北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

一乘去莫知其不聞其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

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秦周齊

城門名也請金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

燕為主兵當不數燕

此與貴直並作觸子戰國齊策是向子也

呂氏春秋卷之五

七



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

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

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 權勳

三日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

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

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者天下之往也

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富有天下而不騁夸

自大也夸說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

懾懾懼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狠即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覺乎其

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

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

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憇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正文也字舊

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就讀

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其不肖自

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假乎其輕俗誹譽

也皆謂體道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與物變

化而無所終窮也窮極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神覆宇宙而

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其大無

通雅九呂注由與之由今本  
作由與之與就公尤轉平  
音近若與則遠矣處素  
云晉語引商銘就占夏  
音韻是也  
處素云鵠從告得聲漢  
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  
蓋古讀如此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

以帝見善綵北面而問焉善綵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善綵莊子作

善堯天子也善綵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綵得

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

而弗若也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也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

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

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

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

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

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

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

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

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

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

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

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

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

舊作全也詐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左傳子產相鄭二十二  
年并若坊之年計之是  
三十二年此三十八生循吏  
傳作二十六廷誤  
垂於行初學記二十四  
引作垂於術疑今本  
謬又韓子外儲說左  
上桃棗蔭於街者  
莫有援也錐刀道  
三日可反  
史魏世家曰呂令女欲官則相至  
從祥則上師又實作賞

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  
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日索法與人為  
法則其唯子產乎也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舉猶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

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冝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

畜人也不冝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

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

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

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  
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

作上卿說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  
為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  
此作上聞音中間恐訛也

###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

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

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

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宣孟之所

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周昭文君之

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

○注重之舊作勝之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

之仁義而疆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



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

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

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

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

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注云飢古委字有餓人臥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調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

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

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謬憎

宣孟與脯二胸○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

改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

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

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

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輦

輦車也致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

孟使就車也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飢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梁

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鬪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為宣

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

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

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

期多寡期於當既云耳未知禽艾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

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

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斯字當解為斧以斯  
之云斯爾雅釋言斯  
也說文析也

與錢百御覽八百三十六  
作錢二百  
虞素云發酒義如檀  
弓晉大夫發焉



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桑下  
之人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  
字亦脫今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博之

案文義補為可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

受氏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

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魏多壯士李將

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

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

○舊校云或一作訾訾猶歎也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

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也重過萬

乘也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

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至今不怠此張儀

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

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謂

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

侍見也○侍舊作待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

也畢今從齊策改注同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

攻薛薛清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荆故曰薛不量其

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

坐拜之謁○坐拜策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故

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

厄策作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

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

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

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

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舊本訛作惠盜見宋

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疾言曰寡人之所說

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

仁義者也齊潛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

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使

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

可中如此者大王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欲知也惠盜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淮南道應注云此上凡四  
事而皆累於上而男女莫  
不歡然為上也此注異矣  
氏北淮天老樓傷曰云惠蓋  
倫勇士力之說无四更端故  
云居四累之上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

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大

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

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即指上所言王曰

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惠蓋對曰孔

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孔丘墨翟無地為

君以尊無官為長以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惠蓋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

可服因矣因猶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

大矣惠蓋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荆王曰先

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

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

覽三百五十六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

以甲臣弗得也得猶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

人之頸剗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其

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

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

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



安也○舊校云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

者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

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

知誰賢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

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

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

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

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

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北方亦雅釋地韓詩外傳五並作西方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

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

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

○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鼠前而兔後趨則跽走則顛常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

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距虛說苑蹶有患作巨虛淮南作蹶蹶

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也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

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

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

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



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

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

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

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

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

也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為子順語餘亦小同

大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舍却賁置也服退也

延尸單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訛

在上句中又乏作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今依孫校改正

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孔青曰

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注謬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緩之

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

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

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

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

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

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

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

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憂勤

文選過秦論注楷作苦

也 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

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 舊校云與一作興 驪土之翟定天子

于成周 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 於是

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

是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

犯之謀也出亾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 舉猶用也 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

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禮國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

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 迴通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

都三徙成國 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 授

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心也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傳曰眾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 ○案周語下洽州鳩對周景

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 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

陸而至也 ○古者車皆立乘故 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

也 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 秦越遠塗也 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械器也 武王

使人候殷 候視也 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

對曰讒慝勝良 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 武王曰尙未



賢者出走謂向擊太師  
疾少師疆之類箕子封  
朝鮮乃商亡後事也

水經河水五注單私北有山  
陸河謂之峯峯在女下有穴  
伊之單穴有清沼之銷清  
河自銷穴已上又並銷絲武  
王伐付至銷水即是處也

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

矣謂箕子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

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武

王曰嘻遽告太公疾遠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

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

王王使衛巫監誘者得而殺之乃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碎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

也朝也與諸侯要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

期甲子之日也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偃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

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

報矣報白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

也克紂武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

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

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

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

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

先陳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

何益先陳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

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間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

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

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



釐夫人雖他無所見然  
春秋時夫人別益甚多  
魯文姜穉姜皆淫泆  
而得美謚南子益釐  
多異也此與淮南語  
全義益論之傳蓋云  
云孔子曰子孫見衛  
夫人非有脫誤

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

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

也十一字案此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

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

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

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

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

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瞶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緞推此言之

不得謚為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

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為

也注過宋野舊作于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

野訛今依左傳改正

貴因

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因民之

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國雖大

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

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胡

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

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  
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故古之命多不通  
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殊俗  
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舊本異上亦有  
從無今口惜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



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

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

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

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味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

吳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

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云脔與鬻同舊本訛其下而日抄

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焠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脔音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脔與鬻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他書亦皆作

一鬻知一脔之即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澆水○舊校云為一鬻者少矣

澆水暴益暴卒益長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表時水可涉也

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澆水而其時不知其長益也

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

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

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

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

呂氏春秋卷十五察今

驥騫三字僅見別類  
云驥騫綠耳

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

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

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

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

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

不期乎驥騫驥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

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

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

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舟求劍者同也

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察今

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

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違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潰城

不壞民從於賢人直父處郊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郊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擊故賢主得賢者

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尙未切  
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  
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

向史通十一通典職官  
三作高道鑑外紀作尚  
擊淮南記論作藝通  
典作勢紀年占此全  
通雅十九云柳悅引武  
王曰付愛近姑占息則  
爰是爰祀

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

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

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

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

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

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

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之言姐已為政

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姐已為政

賞罰無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剗孕婦而觀其胞

也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

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

死焉○屠黍說苑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

權謀篇作屠餘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

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

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

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說苑作多不

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

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

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威公又

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

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



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畸注畸足

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

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

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

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

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

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

田邑而禮之

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錡疇

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

直人○說苑作史理趙與

去苛令三十九物

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

君之身乎

其尚尚也

○舊本君下衍子字今無

曰○說苑無臣聞

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盡國之亾也天遺

之亂人與善諛之士

諛諂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予

威公薨肆九月不

得葬周乃分為二

下棺置地中謂之肆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

也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

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

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學有五盡何謂五

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

○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

莫之

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

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

必亾中山齊皆當此

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

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亾矣

更猶其

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



卒亾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亾也係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奔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亾故曰造其所以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

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

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不世出何由由遇哉

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

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亾國相望囚

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亾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

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亾矣賢主

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疑是沒身為世賢主時以其

亾其亾為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

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

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

則賢者在上位也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

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

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割滅割不得休息

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

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割滅割不得休息

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割滅割不得休息



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

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

何故使吾水茲今左傳作滋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

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

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

得而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

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

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繼中也晏子曰謔遽解左

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

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于於患吾於

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

也雷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

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

我也天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晏子乃

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

新序嬰聞察實者不雷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

者不譏辭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

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

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禦寇上行

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周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

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

罪且以人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逐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而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

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他也先見其他

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日本非有

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言見說誣憶不詳審

也○舊本說作誣段云當作說說文說夢言也從言亾聲

正如亾無荒撫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

傳祇見疏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

亦謂當為說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

當作同其所不能接異異謂能智者其所不能接遠

也智也其所不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

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其所不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



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

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

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

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注

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

故亾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

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舊校云爲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亾國

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亾國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

天香樓偶得

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徑者凡物皆不當埋藏焉民刑解甚深至下云今臣將有遠行此處以遠行喻死耳

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

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今臣將

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

刀舊本作豎刀字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

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

陰爲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苛鬼病魂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

失其守魍魎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君



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

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

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

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

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

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

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命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

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

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三字疑

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

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

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

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

之扇楊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三

月不葬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

作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

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案固與故而愛其所尊

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處素云楊門乃楊木  
門非門名也南史恩  
倖傳叙小白掩陽門  
三扇楊陽古通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

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

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

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

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

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

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

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

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其可。君其重圖之。重深○戒其。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

也。其可。君其重圖之。重深○戒其。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又以西乞術白乙丙孫孟  
明子其安正同

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

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

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

遏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

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

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

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

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夫要徼也。曰嗚呼是師

必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



禮喪服小傳疏引呂作  
三百人占左傳合

左氏但稱弦高此可  
補傳所未備

甲束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衿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  
衿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衿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  
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衿服即左傳之均服舊  
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  
工記有六建謂五百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  
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  
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  
下今左并不軾右既下復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力則  
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  
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為天  
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巨  
踊之巨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  
載左右免胄而下為是蓋既下而即躍以上車示其有勇  
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間  
訓作寔他將西市於周  
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遠使奚施歸  
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  
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  
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

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  
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  
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候視也暗至國也○案李善  
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  
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晉注亦訛今從  
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  
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  
入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  
之子驩曰秦師  
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  
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  
舊本注又



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疆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

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

之素服廟臨也哭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

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

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智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

殺繆公不信也智不至則不信晉人遏師必於

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

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穀梁傳曰匹

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

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

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

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

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九同言投棄孔子無

舊訛鞞案當作鞞與芾鞞絃字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

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也舉取大智之用固難

踰也踰邁也盧云踰當本是踰字言大智之用固難

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服民相與

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

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

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



哀字兩見皆當作定  
孔子任于魯定公時也

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

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

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

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

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

見用則必無雖罪施於民可也有為也雖施

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訛案王肅注家語

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

左氏傳亦云施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

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

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誦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

曰聽無事治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已得中山還反

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文侯知之命

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

○秦策作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

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

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

哉一寸而亾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文侯

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

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凡舉無易之

事○舊校云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

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



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

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魏襄王與羣臣飲

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

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

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

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

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

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

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

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

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

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

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

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

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兮終古斥

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兮千古烏鹵兮生稻梁

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賢主似脫一賢字

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







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

勸德此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楚之邊

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

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

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

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

之反更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

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

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

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

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

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又反伐郢又復也郢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實為雞父之戰

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係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斟

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

周秦古書中引孝經



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為制

今日之事御事也。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為政我為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

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宐哉

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

知已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奔

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

○注單醪亦作單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

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單之醪投河令眾迎流

而飲之夫一單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

味及之也或以為楚莊王事獨享宋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案淮南人間季

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鍛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

郈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

作而築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

昭謚也傷猶譖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

惠伯鞏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為氏當作以

邑為氏孝公八世孫成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

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

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並同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

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盧云

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人御覽引

魯昭公年注稱郈惠伯則惠伯受郈邑非也

左隱五年魯仲對曰為社稷依何休以人為之倫為逐滅城以六倫為三十六人范甯解全誘注依服虔不滅人為好西四六人宋書樂志本帝傳陸倕序仗職以社為非以服為先國學紀聞云六之劉暉續百官志注引漢書曰八倫舞三百八十人占舊說則異豈以四十八人為一列乎則亦少四人不可解也

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亾無

臣民春秋卷十六

五



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  
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  
辯其義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  
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  
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  
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  
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  
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  
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

淮南稱務亦有之焉  
注謝姓子通稱然則  
祁乃地名祁屬太原  
故是函東

淮南作唐姑梁

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

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

也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

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

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

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

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

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

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

多所聞廣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荆威王學

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制術數也有中謝



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

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

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王不說因

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

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

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

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

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淮南兵略訓鵠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鵠冠子本亦激主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

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鄰父

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

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囿同謂有所

拘礙而識不廣也以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下文觀之猶言蔽耳

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

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亾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

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別能今

案文義改

去宥

去宥

去宥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

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

矣喻明悖惑也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

所悖為句不當訓感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

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

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

善而從邪僻使人從邪僻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

之道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僻可悖

逆不肖者賢之邪僻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至無所復

此注誤甚田常之子曾孫田和和田之曾孫為宣王則當云潘王齊田常之子也

待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

文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

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

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

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

云潛夫論作蹕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梁仲子云卓齒齊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

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

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

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



為臣乎舊校云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朝中舊校云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大夫疑辱則寡人弗以

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

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

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

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

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

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

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

怨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尹

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

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

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

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如衛

也孟長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

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

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

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

也

山頭井底蓋古時  
方言

正名



十月十三日陰出隊進攻聞櫓聲駭駭得  
西湖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咨會軍軍於  
九月九日攻克湖口縣城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

也至者至 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 惡氣苛疾無自至

於治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

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 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

治故曰一 遲用其力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

而不用其力也 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自欲得疾成無 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

邪私也不欲君 知故蔽之也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



君無所避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

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

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

人官一作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臣之所官事亦如之

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

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畢人主

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

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

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

分移政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風王良之化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

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

意即有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

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般生與奪之分也傳曰

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

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

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

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

仙順帝稱孫明之良音  
近注作孫無政淮尚覽  
冥注全似不必依舊晉語  
政舊本孫字作郵若  
孫陽乃伯樂姓名是  
秦穆公時人恐不可為  
一音語郵良亦曰伯樂  
蓋伯樂星名王典天  
馬孫陽知馬故以名馬  
而郵良之善御全于  
孫陽遂以為號法也  
并孫氏蒙之然未見  
有直呼孫陽者

臣中春秋卷十七



晏子春秋六懸牛者于門而賣馬脯於市內候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曰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蘇子由送柳子玉詩銜牛沽馬脯

達曰幽皆惡謚也○壅過逸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有司必

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舊校云羣一作那

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

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實贊以潔白而

隨以汗德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

處以貪枉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

故芎窮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荷頓

不能別也閻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

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國之亾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求之愈不

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

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主本

是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雖知之不

功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

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有為使止者

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

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

王公不能屈何有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

六合四方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

性於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故得

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







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

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故曰不出於戶而

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

是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故博聞之

人彊識之士闕矣短關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

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

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此

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夏

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

自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官得其人人任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

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有

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君也者以

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

待臣匡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

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注則為朱本作則反有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備不

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

後成輪輿轆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眾智眾能

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

方而出之務者一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

鄙人小人也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

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



注云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

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

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

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

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

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矢會

故中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過

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殃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

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

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而

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

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人主好以己為己

好情所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

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

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

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

也傳曰為夏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

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案柱在舜舉

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舉

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昆吾作陶昆吾顓頊

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夏鮌作城鮌禹

作陶者當是陸終之子非謂為夏伯之昆吾氏也注似誤合為一人



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

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眾○舊校云暴一作為

意若作能為威嚴解以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

正文與注並窒礙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

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

定君不君臣不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目雖見不可以

視視不可以心雖知不可以舉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

說志意傾邪故凡耳之間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

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藉於理去

斷義非理不決故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

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

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

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

雖知曷知其間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

見之義亦然也田獵禽獸田獵國之主所樂及脩其不至則不知則

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義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田獵

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有土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



其理為可道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諡也晉宣

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

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宐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

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

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全然韓

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

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景侯子也

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

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

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

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訛今案何

以知其旨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

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

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

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

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

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南撫多顛南極

○顛意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北懷

林作鷄儋耳北極之國○大若之何哉○意林作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

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

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

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



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

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

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

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

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藿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

斟乃糗之訛說文糗以米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

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

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矣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煤矣煙塵也入猶墮

也○煤矣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矣煤梁仲子云盧

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矣政用此室與矣形近致訛今定

作煤矣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

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

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

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

不得兔免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

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似兔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自蔽

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被篲日用而

不藏於篲被篲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篲故用則衰

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被篲何異



動則暗作則倦

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

臣作趨走力役

之事則心倦 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

作虜首

○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部首容

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

○尙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嫦娥之

言鄙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

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并赤冀作日乘雅作駕

○舊校云

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

相土 寒哀作御

○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也 作衰誤孫云蜀志卻正傳注引作韓哀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筮 此二十官

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

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

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

畢其巧

能也 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

用其人得其所不任故所以能

知也所以知之也

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

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

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

豈必勞形愁弊

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

極北極天

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同趙云極燭猶言徧燭注非

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

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

可障

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

精通乎鬼神深微乎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

南面當陽

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

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

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章明也

管子復於桓公

復

曰墾田大邑



○新序大作勅韓詩  
外傳作墾田何邑  
碎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

請置以為大田  
甯邀甯戚○古戚  
速同音邀即速  
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  
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  
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  
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以不重貴富臣不若東

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  
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

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  
匡篇作鮑叔牙為大諫  
平原廣城  
○城疑域  
新序作圍  
車不結軌士

不旋踵  
結交也車兩  
輪間曰軌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

子城父  
○新序作成甫  
外傳亦作成甫  
請置以為大司馬  
司馬主武之官  
也周禮大司馬

之職掌建國之九法  
呂佐王平邦國也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

若弦章  
○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  
時當以管子為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為大

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  
請置以為大理  
大理治  
獄官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  
之令  
十年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

不任己之不能  
○黃氏曰抄引  
作不任己之能  
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

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

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

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

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  
愉解縱緩○  
舊校云慎一

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  
上事  
治也  
名實相係之謂知道

勿躬



五日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  
 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  
 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  
 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  
 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  
 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  
 雕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性純樸不  
 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  
 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  
 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此二  
 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

心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之

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致相

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

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故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

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

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是正

性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和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

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

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



字疑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 巧智者詔矣愚拙者從之請也

詔教 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 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 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必固 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

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 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舊法 責而不詔責臣成功

見教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

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

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實也自有道之

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 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

燭燭照 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

膳姓甚僻

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 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

膳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 襄子見而以

為中大夫以用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

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訛 非晉國之故故 襄子曰吾舉

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 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

力畢盡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

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

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



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任庖人鈞

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猶大

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

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

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小臣管

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亾國

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

鞅亦見當染篇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亾舊本無知字

舊本作駛唐誤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

長也若說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

況俗主乎若說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

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

也恃有國故危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

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禮

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

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

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

下舊本衍古字今刪閩越周禮作閩猶王制東方曰寄此

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



立國國千里之畿 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

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

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

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

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

脫漏今依傳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眾所以

博義義博利則無敵○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

無敵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

神農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

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

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

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以宋鄭

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

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

欲盡濟故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岐

曰彌易能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

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也以

重使輕從從以輕使重凶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

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

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

士之佐遇亂世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

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

御覽七十八引尸子路史後  
紀四引呂覽並作七十世  
疑此謬倒然易繫疏引  
世化禮祭法疏引命歷  
序皆云神農八世又路  
史載十六帝者不同

倒矢二語非淮南秦族橫  
事作備載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案文子自然

篇水用舟沙用駮泥用輶山用樛釋音云駮乃鳥切推版

具又淮南齊俗訓警若舟車輶駮窮盧葉林宗本作駮俗

本作鳩至脩務訓因其勢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

葉本亦作鳩矣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

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

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他○嘗識

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

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

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

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

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

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

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

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非一兔足為

○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百人分也由未定

乎屈竭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

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

各守其封故定分也○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

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康王圍宋五月康

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

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以宋攻楚



成是謚當衍以恒為常  
後人所改因潤子我誤字  
我此史記索隱之說宋儒  
俱仍之然非也常非死曰  
常史李斯傳韓子難  
言以及淮南人閒說苑  
臣孫柏武墟鐵論殊路  
頌賢並載其事不章  
韓非李斯去陳恒不遠  
必非虛語其死為誅叛  
討逆忠於簡公不愧孔  
門弟子馬遷著傳稱  
掌我與田常作亂夷  
族孔子耻之豈不誣哉

稱道德二任為上至經  
他書未見高氏必有  
本  
下賢篇言壺子為子產  
之師此注依列子天瑞諸  
篇以列子乃其弟子似  
未合蓋列子多寓言也

漢藝文志兵書四種  
權謀類有良一篇

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

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

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子字子我○注

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

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

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

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

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

也與無悔同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

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日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何以知其然也老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

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

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子列

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

注舊本作一十五篇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

今據漢書藝文志改謝靈運述祖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

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祖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

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云史漢皆以王廖貴先兒良

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以王廖貴先兒良

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

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

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

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



補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濁宮商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

執一所以搏之也

○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

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

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

驛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

楚王問為國於詹

子詹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

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為

訓治也意林兩為字即改作治

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

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

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

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

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

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

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

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

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五帝以昭神

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

明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又相魏為西河太

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

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為臣其

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曰士馬成列

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

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

時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

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

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

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

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

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鬻割唯此注

韓詩外傳一亦言吳起車裂



差於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

執一

十三日晚舒後滋園步行未憚良久乃去遂并送星崖方伯者自名據回云已解維幸萬福楊未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

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

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

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稱不可以為致今從劉本改正

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

也他去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



孫頤谷云戰國時衛入于魏此出公聲氏蓋指衛言史衛世家出公後有聲公疑即聲氏言魏之于衛亦未能存也繼絕也注非

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

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

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亾之也願君之封其後

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此所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謂存亾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

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

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

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亾繼絕

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

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

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

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是舉不義以行不

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厚多也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

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弟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注舊本作昭

王襄王之子詘據魏世家改正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

衍可字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生聖

于于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田詘對曰未

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

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

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

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田詘昭王有



非其有田詘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

止也。注吳娃舊本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

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藺離

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

作出校云一作布今案出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

明是詛字故竟定作布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藺齊亾地而王加膳

不兼愛也言王所非兼愛之心也是此非此偃兵之所以不成

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

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

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崩

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

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崩贖後為

君者計之則八世以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

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薄疑

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其不如在上也為官言

在上上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為民言不凡

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亾今

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

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公子沓嘗之曰申

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嘗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戰懼

之辭。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

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使人戰者嚴

駟也嚴尊駟驕。案駟與姐同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

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

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卿大夫恐懼

患之患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

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

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

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

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荆莊王立三年不聽

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讒謬言案讒度辭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成公賈入諫

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襍事二王曰不穀禁諫作士慶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

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

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

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

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荆莊王立三年不聽

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讒謬言案讒度辭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成公賈入諫

呂氏春秋卷十八 重言



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不施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

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曰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

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是鳥雖無飛飛

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

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

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

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嚭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嚭自楚之吳以為太宰成公

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

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

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

嘻日之役者有執蹠癩而上視者蹠蹠○癩字無攷注以

謀篇作執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意者其是邪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東郭垂管仲曰此

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

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牙曰然也○管子亦當

順注牙字舊本不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

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

管子小問作東郭  
郵疑垂之謬

呂氏春秋卷一八重言



唯李本作靜又艱作沸說苑  
字句亦閒不同今不悉記  
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  
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唸喏開唸閉  
作唸說苑作  
呼而不吟 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

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

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

者列子黃帝篇作有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

好蜻人罕用之注謂  
蜻蜓一名白宿亦新

朝居海上御覽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

九百五十同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去弄其父告之

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注頗僻似不若訓處取而來吾

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云選注沈休文

翔而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廷小人眾

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

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

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

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

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外傳說苑口喑不言以精

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

呂氏春秋卷十八精論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

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

言而出伯雪子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孫

子田子方篇子貢作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擊一作解故未

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

也合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

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

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

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

應之注勝與庶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

白公作亂在孔子卒後三月恐未必有問答此本列子說符當是寓言而淮南道應又襲之

不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水中之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

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

公識味臣也能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

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

則可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

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符列子說

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

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淺智者

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

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子高率方城外眾攻白

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日浴室澡浴之室也

應訓俱作浴室齊桓公合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朝而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後微之此與列子淮南言歸死非實又九日而殺之本于淮南不知何出

呂氏春秋卷下 精論



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

匠誨云左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注誤涉彼文

洛與三塗葛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徹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年六年歷世亡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之文天子許之天子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葛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葛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葛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

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巧辭

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別

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句惑之

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當重亾國之主不自以為

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亾者國句無二道矣鄭國多

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

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是不可無辨也

辨別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

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

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

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賢篇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富人請贖

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

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

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下五字疑

是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

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

所以車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

此死以世詭辨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

也老子所從學者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



此既仍列子力命篇  
子宥坐之誤而述鄧  
析之亂法有不可不誅  
者恐語增非實果尔  
則何以鄭用其竹刑  
而君子謂子然不忠  
乎今其書存二篇

如仁人此之謂也○此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存亾安

危從此生矣此讒辯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

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

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

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

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

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

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歛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

析死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

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

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

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

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

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

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

橋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

也魏王以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

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

以讀為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

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

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



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為  
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  
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  
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  
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  
也約盟也○空  
雄前聽言篇作空洛此  
疑本是空雒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  
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  
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

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  
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

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

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  
士也論相易奪也

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  
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謝云臧三耳見孔叢子  
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我古字通  
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虛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  
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  
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  
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  
須臾明  
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

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

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

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



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

者乎上有也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字衍今刪去

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並引

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日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

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

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人有任臣

不亾者臣亾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之刑○注便似當作使

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

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亾緇衣婦人曰公雖亾緇衣此實

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亾者紡緇

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

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紡以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

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

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

○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

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

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

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校云舊

一作良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

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

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與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與謗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眾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尚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或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

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



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

食葉曰騰今兗州謂蝗為騰論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

義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淮南汜論訓以陳仲子為孟

子弟子此以匡章為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孟子弟子均妄說也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

蝗螟公謂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匡章雖然請言其

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

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

名也表

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

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

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

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

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大術之愚為天下笑

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

舉書其諱惡

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

其名名仲父之名也

潞潞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

潞與露同

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譽皆道其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

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

大木前呼與譎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

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

也○注嘗疑是當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

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

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

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

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

惠

言

言

言

今王具牒改名古有其例矣

虞素云逸書職方解其浸沙露周禮作沙潞蓋露路本通路字以音全假借



謂若人在煙中目不能張其視甚微也

子之言獨見聽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

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

疆力以疆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

火大鉅樵也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歛讀曰脅○歛從欠呼濫切疑即坎窞注

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塌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

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滅竈徒曰之事相似然而有大甚者今

惠子之遇我尚新見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

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

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

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

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

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

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仲子云市

邱之為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

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

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

卽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而

牛之鼎不可烹雞疑當以而牛為是而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而牛之鼎以烹雞多洎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曰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十八 應言

七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難騰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

螭讀齟齒之齟齟鼎好貌○螭字無攷疑是螭與偶踳皆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鼎好

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

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

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

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

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

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

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

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

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

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

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

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

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

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頰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頰曰固

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

秦之利夫周頰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

令孟印割絳窈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印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

虞素云中山策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注謂趙相國誤



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安邑之地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柰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即須賈魏王

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出遇孟印於

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

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

秦之善臣也以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使負牛持絳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印雖

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王身

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印雖賢

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印為司徒凡人主

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銚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銚銖兩也謂分絳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

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

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策作周訴以河內孰與梁重

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頤谷云此疑即新序判者篇說魏王罷起臺之許綰魏臣非秦臣也



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與梁及身也

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甚字之下誤今移正

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上有輒字係誤衍今刪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

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眾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下脫

一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

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

魏敬之說乃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與又同誘豈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削去入與

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

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孫宣公音孟子逢蒙

作逢蒙音薄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

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

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咸

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

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

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為一地雍錄云豐在鄆縣程在咸陽

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伊尹嘗居於庖廚

虞素云漢書文選上林賦繁弱善弱文穎曰反后氏良弓名善曰左傳分魯以封父之繁弱善繁古通柔封父冠之反防侯即堂位有封父龜



說訛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作史下文邑吏吏

皆外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

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

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

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

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

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

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

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

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簿書

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

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

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

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聞夜若有嚴刑

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

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

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

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淮南道應作誠於此者刑於彼也經泗水注作誠彼形此刑古通也注義別矣

呂氏春秋卷十八  
具備  
七



天水○五字疑誤衍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

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若

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

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

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不

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所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

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

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以理義斲削

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

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

不能無闕况賢者乎○注卑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離俗覽



汎論 飛兔要裹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裹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

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

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為人也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

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訛今

依莊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

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

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

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湯子作清冷淮南齊俗訓亦同

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瞽光荀務光曰子成相篇作牟光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

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

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

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

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洞

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桐水湯又讓於務光曰

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仁者居之居處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

言已請為吾子為相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廢上天子謂桀廢之非禮義



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

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募

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

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之也賴利也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

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物無能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拘

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

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

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

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亾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亾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

却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却一作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退而不自快謂

路之人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

兵也亾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

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

也戟非矛也亾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

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

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

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



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

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縞縷也績疑績東布之衣

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

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

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舊校云却一作退

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

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

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

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

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

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

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

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去行

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

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子游公

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

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日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也請以故



梅宮氏為賞尚能新

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也千五百家

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

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

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翟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

以訛糴字無攷當是糴字之誤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

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

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

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

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

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

世之為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

乙轉可不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

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渚宮舊事

補此脫在下句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

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

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達蓋子囊

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亾而不知所以亾此存亾之

高儀



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

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

萬國之順也從

此生矣

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

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

之亂矣

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犇鄭鄭

人殺之

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

故曰乾谿

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之作為殺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

嘗有鄭襄州侯之避

矣

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

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

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

故曰非獨厲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

○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

記循吏傳皆作石奢

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

昭王楚平

王棄疾之子熊軫

道有殺人者

○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

立於廷

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

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不忍行刑於父孝也

阿有罪廢國法不可

阿私也

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

殺身忠孝之義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事職也石渚

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

赦之

○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

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

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

王赦之而不肖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

為治也

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

賞而民勸

勸善也

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

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

西岳也

會稽



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

矣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

迴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泊也亦是安也與澹義同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臧匱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

舊校改臧之訓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

正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

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

於後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也

時民不知堯德以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

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

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

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

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罍在後舜其

猶此乎○舊校云此一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

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

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胖

之也○注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將

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

肉故先使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肖自釋

也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案傳云公

也

也

願谷云王厚齋謂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素云

匪海云內外傳皆言申生自後獨殺果言列股而死此言劔死用殺果說



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丞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

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此與淮南人間訓同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黃氏曰抄云恐無此理

公御說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

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韃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

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之當云納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

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

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

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

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

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

博大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

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

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



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  
 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  
 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  
 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  
 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  
 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  
 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  
 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  
 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欲反死孟

孟勝素云上世即上文神  
 曲卷黃帝之時不考而  
 民勸不罰而邪止也  
 字格印使民為借之類

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  
當聽非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  
 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  
 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  
 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  
 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  
 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  
 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  
 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



之用○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國雖大勢雖

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亾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之論

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

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

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

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賞

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

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民之用

也有故也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

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

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闕

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

句踐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官劉本作寢宮案劉總民

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

人赴水者賞在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猶止也○

水也即此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其邪良

論正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其邪良

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

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武非徒能用其

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

淮南道應作宥沙古字  
通逸書史記解作質



名猶可立也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

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

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取道者

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瀉水倒殺投棄之○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雞水又

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

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亾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

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

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

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

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

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

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

殺戮不辜曰厲周夷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

王之宣王之父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

地名今河東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



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似當作多欲民眾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有位當作眾下同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

淮南道應亦作武侯

如神從其他有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一作却下同過也勝過猶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謁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



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  
 矣。矣若實顏闔。莊公為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  
 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  
 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  
 莊公。余攷莊子。人閒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  
 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  
 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  
 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  
 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  
 魯莊公。訾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  
 又荀韓新序。人表。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  
 家語。稷字。竝作畢。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  
 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  
 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  
 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  
 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  
 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  
 可從。

而非人。不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重為任。而罰不  
 從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  
 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矣。難以為繼。脫  
 兩難字。下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召罪也。召致上  
 知字衍。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  
 校云。  
 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桀紂之禁不  
 准。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  
 用案。當是困字。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  
 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  
 狡狗之擾。而殺子。周鼎有竊。○舊校云。曲狀甚長。上下皆  
 陽極於刑之故也。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眾也其視有天下

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

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

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

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

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

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輔聲轉為蟠漢書天文志奢為

扶鄭氏云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一作赴不敢却也却猶

止晨寤興務耕疾庸樸樸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樸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

廣雅釋耕也音弋五音集韻作稷疑占稷為一字無上下必有脫文

可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

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

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

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

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

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

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亾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

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

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亾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



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

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

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

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

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韓

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間之乃

下衛人間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

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

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為功

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

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之人



有他人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

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

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

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蔬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

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

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

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

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

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

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虛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

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

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春秋之初安有有關內侯怨亦未必以後之晉制施于上世秦魏魏策案關內侯注云侯於關內月此時未為齊也則關內者郊關之內也故管子小匡言魯都邢信而關內之侯或謂侯當作侯秦策黃歇曰韓必為關中之侯魏亦關內侯言比於侯吏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

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

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湔

衣之意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

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

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

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

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

字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

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亾地亦得

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

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

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

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

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

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

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

以人○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



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

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

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

梁仲子云瞻疑當作瞻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故

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亾焉此桀紂幽厲之行

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

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全舊本

全上行一不字今刪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

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

諭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末疑有於是受

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魯國以

淮南說山有山語注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魯空公而專其政占此注異

訾訾毀也毀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

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

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

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

未能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

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也新序四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不肖為

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竝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

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

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

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



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

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

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

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四作三士翊之也注羽翼舊倒甯賦欲干齊桓公窮困無

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薛任車不可通

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欲彼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

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

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

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

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

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

白石三歌漢書卷之九十五  
孟孫齊發賦歌字疏  
祖群歸補注詩為借樂  
府亦有之馮惟神記引  
明矣外業亦云此經不  
每時人謬蓋後世所  
為謬未之見也



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

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

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公大說

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

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與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亾人之大美此人主之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

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

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丁巳十月十四日校晴曦射定肝疾微作

季實仲夏偶憶此斷因而錄之時寓於

唐山黃帝高陽高辛堯舜

悟禱誌誰借善陰以悔崇

江城首黃梅夜一燈如至來檀槐火  
忘者大起  
年青年字  
多矣

三光七面而後教  
二月有月



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

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

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公大說

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

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與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亾人之大美此人主之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

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

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百二十月十日校

五百里昆池奔來眼底披襟片憤喜茫茫空濶無邊看東瞻金馬西看碧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駘人飄事何

妨逆勝登臨越懈螺洲梳裹就烟鬟霧鬢更頻天華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

沙兀夏芙蓉三春楊柳

書成蕉葉未移條

火雨行杖屨一葉扁舟

必外移西字也

然移山氣力儘珠筆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葉只應得幾杆霜鐘半江漁

數千幸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策滾滾英雄誰在想葉習樓船唐標鐵柱宗揮玉斧元跨草囊信續豐功費

此聯乃徐幹翁題重南昆池一說據之解也長句硬盤如硬彈之甚黑而不連其條多也



